



从前,有个叫白梦的人,厌烦了土里刨食的穷日子。他总揣着一个金灿灿的梦——盼望着有朝一日天上掉馅饼,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腰缠万贯。他虽有聪明的头脑,但整日游手好闲,连走路都盯着地面,巴望摔个跟头就能捡到一块狗头金。

那日,他边走边胡思乱想,竟不知不觉走进了一片莽莽森林。等回过神来,暮色已染透树冠,四周古木参天,路径全被荒草掩盖。正当他心慌意乱时,忽见林子深处透出一缕微光,竟是一座雕梁画栋的宅邸,飞檐下悬着的两盏琉璃灯正在暮色中摇曳。

白梦连忙整了整衣襟,上前轻叩朱漆大门。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一位身着华服的妇人扶着门框现身。她头戴累丝珠钗,锦绣罗裙上是金线绣成的牡丹纹样,腕间玉镯随着动作发出叮当声,甚是雍容华贵。她身后跟着一位容貌相同的女子,面色却蜡黄如枯叶,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裳,身形单薄仿佛深秋芦苇,好像风一吹便要折断。

“我乃财富之神,”华服妇人轻拂袖口,鎏金护甲在暮色中泛着冷光,“这是我妹妹贫穷之神,我们正

在比美,正巧你来了,就请你做个评判。”贫穷之神突然向前半步,沙哑着嗓子道:“说吧,我们姐妹俩谁最美,谁更该被世人喜爱?”

白梦心中惊跳,这才发现两位妇人虽容貌相同,气韵却判若云泥,一个周身透着贵气,一个眉眼凝着凄苦。他暗自攥紧拳头,心想:若赞财富之神,贫穷之神怕是要降罪;若夸贫穷之神,财富之神定要动怒。两位都是能左右凡人命运的神祇,如何应答才能两全?

“快说!”两神厉声催促,眼底腾起冷冽的光。白梦后退半步,后背沁出冷汗,脑瓜飞转,突然间灵光乍现,深深一揖:“二位仙姿神貌,小人心拙眼笨,若能容我看一眼两位的背影,定能辨出高下。”

两神对视一眼,齐齐转身,莲步轻移,在青石路上走出丈许。“可看清楚了?”她们齐声问。

“还需二位转回来走几步。”白梦屏息道。

财富之神轻哼一声率先转身,款步走近时,腰间玉佩轻晃,步态优雅如春风拂柳;贫穷之神随后转身,脚步虚浮如孤雁离群。白梦见状长舒一口气:“贫穷之神离去时,背影

背影间的智慧

文尹成荣

图勾犇



清逸如闲云野鹤;财富之神走来时,身姿婀娜似牡丹含露。二位各有千秋,都是天人之姿。”

话音刚落,两神抚掌大笑,声如银铃。财富之神抛出一只檀木宝盒,说道:“好个巧舌如簧的妙人!这智慧之盒便赠予你,是贫是富,玄机皆在此盒之中。”她附耳低语,将开盒密语与出路方向一一告知白梦。

待白梦走出森林,东方渐露鱼肚白。他打开宝盒,见其中并无金银,唯有一卷素帛,上书“勤为径,智作舟”。从此,那个整日做着发财梦的懒汉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勤奋商人。当有人问起他的发家之道,他总会指向案头那个檀木盒子,意味深长地说:“这世间最珍贵的财富,从来不是盒中的金银,而是行动的勇气和恒心。”



编绘/小黑孩

万能话题

编译/孙宝成



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,那么你最远也只能到达“接近成功”。

走好自己的路,属于你的,都在路上。

虱子的悲剧

巴山

虱子一向喜欢历数大象的种种缺点,并被动物王国授予“最具挑战精神”战士奖。它看得很细致,用放大镜看大象皮肤上的皱纹,并撰文论断说:“这是世界上最丑陋的皮。”

这篇文章获得一片喝彩,虱子再次获得大奖。遗憾的是,颁奖时出现一个小意外,主持人狮子一不小心把虱子踩死了,动物们用了更大倍数的放大镜,才找到了虱子的尸体。

再一次想起这个故事,是因为最近读了一本书,作者在这本书里把中国的许多著名作家都评价了一番。在作者眼里,中国文坛似乎只有两位稍稍能被瞧得上,而这是为他最后的结论做铺垫的:他自己与这两位是中国文坛的三位“扛把子”。

在动物王国的寓言里,当虱子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大象皮肤的皱纹时,不曾想自己会成为显微镜下的标本。这个荒诞的黑色童话,在21世纪文坛找到了新的映照。当这位作者将中国文坛名家贬作“陈词滥调”“缺乏新意”的朽木时,何尝不是扮演现代版的虱子?只不过这次他踩着的是文学巨人的骸骨,用更锋利的言辞雕琢着自己的丰碑。

这种寄生虫式的文坛生态自古有之。战国策士们靠着诽谤邻国赚取君王欢心,魏晋文人以诋毁先贤标榜风骨,明清小说家借批判时弊博得市井喝彩;而这位作者的“批评”早已超越正常的文学论争,沦为商业包装术的变种。字里行间翻涌的不是对文学的真诚关切,而是汲汲营营的名利心。就像寓言中的虱子,要先摧毁大象,才能让显微镜下的自己显得格外重要。

文学批评的显微镜本该照见作品的精微之处,而非放大作者的虚

荣心。这位作者深谙当代文坛的怪诞逻辑:越是激烈的否定越能制造话题,越是刻薄的批评越显深刻。

在这个全民都有麦克风的时代,“骂名人”已然演变成最廉价的成名捷径。据说,这位作者正是借批判名家,让该书登上了畅销书榜单,这一结果印证了司汤达的名言:“任何伟大人物都会被平庸之辈践踏。”

但文学殿堂不该是角斗场,作家的宿命也不应是被后来者踩在脚下。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当如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,唤醒沉睡的审美记忆;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术刀,剖开人性的复杂肌理;而非像某些寄生虫般,蜷缩在巨人的阴影里,用尖酸刻薄的言辞编织自己的茧房。当文坛不能再通过踩踏他人来垫高自己,当批评回归对文学本真的探寻,或许我们才能期待:未来的人们,在书写文学史时,不会把今天的闹剧当作传奇。

插图 尹元钧



一个小伙子即将开始人生第一次约会,非常紧张,不知道到时候该说什么。

他征求父亲的意见,父亲回答说:“儿子,谈论这3个话题保准不会冷场,那就是食物、家人和哲学。”

小伙子与姑娘在一家冷饮店见面,两个人面面相觑,过了好久都没有开口说话,这让小伙子愈发紧张。他想起父亲的建议,选择了第一个话题。他问姑娘:“你喜欢土豆煎饼吗?”她说:“不喜欢。”随后就沉默了。

又过了几分钟,小伙子转向了第二个话题,问道:“你有兄弟姐妹吗?”姑娘又说:“没有。”随后再次陷入沉默。

接着,小伙子打出最后一张牌,开口问道:“如果你有兄弟,他会喜欢土豆煎饼吗?”

